

# 拉美两百年风雨述评

□ 金重远

**内容摘要** 200多年前的拉美独立战争摧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却未能使这一地区摆脱贫困和落后。其主要原因为战争并未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而是保留了大庄园制，听任考迪罗主义猖獗，并横遭美国的侵略。近年来拉美劲吹变革之风，左翼和中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对内推行各种改革，努力改善民生；对外则倡导加强合作，抵制美国的欺凌，共同提高拉美在国际上的地位。拉美的面貌为之一新，标志着它走向历史的拐点，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 独立战争 美国的侵略 左翼的兴起 历史的拐点

**作者** 金重远，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在辽阔的2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的，时间前后延续达36年之久，始于1791年的海地，全面展开于1810年的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终结于1826年的秘鲁，正是从那里，拉美人民把西班牙殖民军赶入大海。200多年过去了，人间沧海桑田，发生几多变化。拉美的强邻美国早已傲视全球，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拉美却仍贫困落后，被人称为“资本主义的附属体”。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独立战争虽然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并未触及封建的大庄园制。大庄园制在各地都保留了下来，成为落后的堡垒。如在智利，大庄园占有52%的土地，其中626个大庄园，平均每个占有23159公顷土地；在阿根廷，2000个家族占有全国1/5的土地；在巴西，2000个大地主占有的土地超过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丹麦国土面积的总和；在乌拉圭，占有1000~5000公顷土地的大庄园有3118家。<sup>[1]</sup>

二是独立战争在拉美形成了“考迪罗主义”（Caudillosmo）。考迪罗意为军事领袖，他们通过独立战争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处滥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超独裁统治，挑起一个又一个的内战，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美国对拉美肆无忌惮的压榨和掠夺，直至军事侵略和武装占领。1903年美国在哥伦比亚境内制造所谓“革命”，强行将巴拿马分离出去，成立“独立国”；1916~1924年，美军占领多米尼亚，随后又扶持鲁希略家族进行独裁统治，为时达30余年之久；1899年，美国乘美西战争之机入侵古巴，此后又在1906年、1912年和1917年陆续3次入侵古巴，把后者变成一个附庸国。<sup>[2]</sup> 1846~1848年，美国发动侵墨战争，强占

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打着门罗主义旗帜的美国对自己后院的为所欲为使拉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正是以上三大毒瘤缠身，所以拉美才无法与文明世界同步，我们不妨回眸过去，联系现实，对这一地区作次认真的审视。

## 海地的悲剧

2010年1月12日，强达7.3级的大地震突袭海地，使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悲惨面貌顿时裸露在世界的面前：首都太子港及其周边地区一片废墟，20多万人遇难，尸横遍野。面对天灾，海地竟然束手无策，只有请求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海地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取得独立的黑人国家。早在1804年1月1日，自由的旗帜便在海地的上空高高飘扬，而现在却仍是拉美最穷的一个国家。80%的海地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75%的住房没有卫生设备，40%的人无自来水饮用。<sup>[3]</sup> 如此贫困的国家又怎能抵挡这场飞来横祸呢？而海地贫困的形成，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是国内长期的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海地革命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曾满怀豪情地宣称：“自由之树在海地是砍不倒的，因为它的根扎得又多又深。”<sup>[4]</sup> 然而不幸的是，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这场革命未能给海地带来自由，因为它并未触及海地的社会结构。独立后的海地仍然保留着壁垒森严的“种姓”制度：“高贵人”在全国人口中仅占3%，却拥有大量的资产；而与“高贵人”相对立的人民大众则占全国人口的97%，但却赤贫如洗。他们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

“考迪罗主义”同样也在海地盛行。为考迪罗充当士兵的有来自北部的农民，称“卡科人”；也有来自南部的农民，称“皮凯人”。他们同系农民，但在战场上却相互厮杀，充当考迪罗的炮灰。

自杜桑·卢维杜尔牺牲后，在海地政坛上出现了众多的独裁者，他们均先后自封为皇帝，即1804年的德萨利纳、1811年的克里斯托夫（称亨利一世）和1849年的苏路克（称福斯坦一世）。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致使内乱不停。从1804到2004年200年间，在海地共发生过32次政变，其政局之混乱即使在拉美国家中也是少有的。<sup>[5]</sup>

外因则是美国对海地的侵略。1915年，美国借口海地发生内乱，以“保护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及“维护秩序”为借口，大举入侵海地，占领太子港和其他重要城市，将海地置于美军的直接统治之下。随后又迫使海地政府签订一项屈辱性条约，将海地海关、财政和警察均置于美国官员的监督下，使海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此后美国虽于1934年撤出，但仍保留对海地财政和海关的控制权。1957~1986年，美国扶持杜瓦利埃家族在海地建立独裁统治，时间长达28年之久。

1990年，自杜瓦利埃家族倒台后，海地首次举行自由的大选。阿里斯蒂德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在海地，乃至在整个拉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阿里斯蒂德在国内接受过大学教育，后又去耶路撒冷和伦敦主修过神学，回国后任太子港何塞区大主教，因深受中下层人民的支持，1990年当选为总统，后因与军界高层意见不和，于1991年9月被迫下台，流亡美国。199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阿里斯蒂德得以重返海地执政。由于海地宪法规定不得连任，于是阿里斯蒂德遂于1996年下野。

2000年阿里斯蒂德再次当选总统，然而由于处理与军方的关系不当，再加上经济状况未有好转，2004年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反政府武装四处涌现。于是阿里斯蒂德只得再次向美国求救，但是却碰了一鼻子灰。阿里斯蒂德遂在四面楚歌声中仓惶出走中非。此后海地国内局势长期混乱，至今仍有大批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那里维持秩序。

为什么1994年时，美国政府不惜派出重兵去海地支持阿里斯蒂德重返政坛宝座，而仅仅10年后，美国政府换了一副面孔，弃阿里斯蒂德于不顾呢？

原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说得更具体些，是服从于两党各自利益的。1994年时，民主党的克林顿刚刚上台，迫切需要在拉美展开一面“民主”的旗帜，而此时的阿里斯蒂德是独裁统治倒台后的首位民选总统，自然会得到民主党的青睐。而当2004年时，已换了小布什和共和党上台，在他们的眼里，阿里斯蒂德的言行多少带有点卡斯特罗的味道，为此感到不放心，再加上9.11事件后，美国已全力扑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对身旁一个小小的海地已提不起兴趣，为此阿里斯蒂德的命

运便是被美国特工强行塞进一架飞机，流放到遥远的中非。由此可见，海地不过是美国手中的一枚棋子，需要时用之，不需要时则弃之。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为所欲为的邻居，海地便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 阿根廷的惨剧

自上世纪40年代起，阿根廷便深受庇隆主义的影响，庇隆的第二位夫人埃娃·德庇隆和第三位夫人伊莎贝尔·德庇隆都曾权倾一时，然而始终是文官统治。1974年底隆去世后，他的第三位夫人伊莎贝尔·德庇隆出任总统，仍得以维持局面。

197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陆军总司令魏地拉建立军政府，从此开始了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军人独裁统治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随之日益尖锐，到1981年时阿根廷的通胀率高达230%，货币发行量为10.5万亿比索，创世界之最，工人实际工资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外债则攀升至340亿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债务国之一，失业人口占全国经济自主人口的1/3。<sup>[6]</sup>

走投无路的阿根廷军政府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在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竟然被远道而来的英军击败，损失异常惨重。阿军的惨败引发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1983年在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下，军政府轰然垮台，开始了阿根廷民主化的进程。“肮脏战争”期间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也一一被揭露在世人面前：议会被解散，所有政党被禁止活动；据估计，7年间约有3万左派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杀害。

即使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1976~1983年至少也有9000人失踪，并已假定死亡。1995年，曾在70年代担任过重要军职的陆军参谋长马丁·巴尔萨将军、海军参谋长恩里克·皮克和空军参谋长胡安·保利克都先后出来承认军人在军政府时期曾犯过严重错误。<sup>[7]</sup>其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所谓“盗婴案”。1977年时，军政府曾将位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机械师学校改成地下审讯所。这座地下审讯所内设有一间秘密牢房，专事关押怀孕的女政治犯。她们在生产后立即被杀害，然后把她们的尸体扔进大海或投入焚尸炉烧掉，不留任何痕迹。她们的孩子则被偷偷地运出，送给无子嗣的军政府高级官员收养。据说，这样可以使受害者的后代免受“激进分子”的影响。

1998年，阿根廷高等法院曾下令逮捕前军政府的领导人魏地拉和前海军司令梅塞拉，以及其他一批高官。此后，民选的梅内姆总统曾对前军政府的一批高官宣布特赦。但涉及“盗婴案”的地下审讯所所长苏皮什奇却不在其中，因为“盗婴案”所激起的民愤实在是太大了。

2005年4月，一名参加过“肮脏战争”的阿根廷上尉希灵戈因把30名被麻醉的反对派人士从“死亡航班”

的飞机中推出机舱，投入大西洋，被西班牙法庭以反人类罪判处640年的监禁。他虽认罪，但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因为还有许多人犯过和他类似的罪行，却始终逍遥法外。<sup>[8]</sup>

“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这首电影《庇隆夫人》的主题曲唱红整个阿根廷，或许能帮助阿根廷人抹去“肮脏战争”带来的心头阴影，更勇敢地走向未来。

## 委内瑞拉的奋起

委内瑞拉是南美一个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过去其开采权却尽归美国石油公司和英荷石油公司所有。委内瑞拉人民从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一无所得，相反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1998年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80%，其中15%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委内瑞拉人民奋起反抗，这一长期英勇的斗争和乌戈·拉斐尔·查韦斯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查韦斯早年入伍，受过军事教育，曾任空降营中校营长，但他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立志要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82年，查韦斯创建“玻利瓦尔革命运动”。1998年又建立“第五共和国运动”，出任该党主席，并在该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他坚持正义、一心为贫苦人民谋福利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2000年，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任期6年。然而国内右翼势力对此却深为不满，在美国的唆使和支持下，于2002年4月12日发动政变。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秘密会见政变者，为他们打气。但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这场政治冒险只吵吵闹闹了72小时便一命呜呼。

查韦斯重新掌握了大权，然而右翼势力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自2002年底至2003年初发动了持续63天的石油行业联合大罢工，给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查韦斯却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对石油公司的领导层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整顿，使石油生产很快便恢复了元气。

2004年8月，委内瑞拉就查韦斯总统的去留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对查韦斯来说又是一场大考验。人民对此显示出极高的热情，1400万合法选民中有836万踊跃走向投票箱。连前来参加监督此次公决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赞扬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高投票率。”结果有63%的选民支持查韦斯留任，从而巩固了他的总统地位。

查韦斯非常关心民生问题，致力于扩大和改善普通人民的社会保障，其中社区医疗服务计划得以实施后，可使全国1700万缺医少药的贫困人口长期受益，而教育计划将使贫困学生有机会上中学和大学，并使150万人摆脱文盲状态。查韦斯的这一政策可使占总人口70%的贫困人口从中受益。正因为赢得了人心，所以2006年查韦斯在

大选中第三次胜出，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委内瑞拉总统。

在国际舞台上，查韦斯坚定不移地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对拉美的侵略。查韦斯的策略是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制美国的扩张。

他首先巩固与发展和古巴的友谊。近年来，卡斯特的健康情况欠佳，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于是查韦斯多次亲自登门造访，和卡斯特罗促膝长谈，密切了两人和两国的关系。查韦斯虚心向卡斯特罗求教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委内瑞拉则向古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除卡斯特罗外，查韦斯在拉美左翼朋友中还有不少知己，如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当后者碰到困难时，查韦斯便会毫不犹豫地伸手相助。厄瓜多尔一度曾和得到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发生冲突，查韦斯立即派兵到与哥伦比亚交界地区去声援厄瓜多尔。而当美国对玻利维亚进行威胁时，查韦斯也立即站到玻利维亚一边，把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驱逐出境。虽说巴西劳工党领袖、巴西总统卢拉不像查韦斯那样激进，但两人仍维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巴西曾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贷款，以推动后者经济的发展。

对于那些一味跟随美国的国家，查韦斯则坚决予以打击，他坚决反对美国在哥伦比亚设置军事基地，而且表示要在拉美建立70个和平基地。

为了壮大反美力量，查韦斯还致力于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不仅从俄罗斯采购大量军火，而且还于2008年11月中旬出动海军和俄罗斯北方舰队在加勒比海举行联合军演，使美国大为恼火。查韦斯还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反美联合阵线。2006年夏，他先后出访白俄罗斯、伊朗及叙利亚，和卢卡申科、内贾德及巴沙尔等三位从不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政治家进行了会谈，就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2007年1月，查韦斯又和到访的内贾德设立2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用以相互投资和支援发展中国家。<sup>[9]</sup>查韦斯充满活力的外交活动和他的内政一样，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许和支持。

## 拉美走到历史的拐点

在2009年召开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查韦斯特地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200多年来，拉美在列强的剥削和压榨下已血流殆尽，经过长期奋斗，目前它已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近年来，拉美劲吹变革之风，左翼和中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在委内瑞拉，2007年12月，为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全民公决未获成功。但志在必得的查韦斯在2009年2月又一次就取消总统任期限制进行全民公决，结果获得成功，查韦斯随即宣布将参加2012年的总统选举，使左翼力量在委内瑞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010年1月，智利的右翼反对派领袖、亿万富翁皮涅拉在总统大选中胜出，结束了中左派力量在该国连续执政达20年之久的局面，但对拉美左翼力量的增长并未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

目前，在拉美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府有：古巴的劳尔·卡斯特罗政府、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厄瓜多尔的卡雷亚政府、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府、巴西的卢拉政府、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政府、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政府、萨尔瓦多的富内斯政府。

拉美的左翼力量形形色色，其中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比较激进。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古巴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查韦斯号召要遵循玻利瓦尔的教导，建设“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坚持要实行“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则呼吁将“社群社会主义”（即印第安社会主义）付诸实施。

为了贯彻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在城市都推行国有化的政策。如委内瑞拉在通讯、航空和石油化工等领域都建立了国有公司，还建立了矿业公司、钢铁公司、拖拉机和计算机制造公司，由国家统一领导。玻利维亚则在电信行业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他们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推行合作化。委内瑞拉一举没收了大庄园所有的200万公顷空闲土地，迅速在此基础上组建了6841个合作社。莫拉莱斯将大量空置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然后再将它们分配给贫民和土著居民。其他左翼或中左翼政府虽无上述近乎社会主义的措施，但都致力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关怀民生问题，因而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支持。

如果说，在内政上，拉美的左翼力量都根据各国的国情自行其是的话，那么在外交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民族的独立。

厄瓜多尔在2007年偿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140万美元债务后，随即断绝与该组织的关系。委内瑞拉则于2007年4月同时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拒绝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正式宣布美国与厄瓜多尔在1999年签订的为期10年的曼塔空军基地租赁协议到期后将不再续签。

委内瑞拉反对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议，并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5年4月，委内瑞拉和古巴签署了实施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的协定。此后陆续加入的还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国，其他如海地、厄瓜多尔等也纷纷加以支持。

拉美各国团结一致、开展合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2004年12月，南美12个国家组成南美国家共同体。它覆盖17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拥有3.61亿人口。其秘书长阿兰·瓦格纳满怀豪情地宣称：“15年后南美洲的形象会大有改观，它将拥有新的政治和经济，新的世界地位和

更普遍完善的民主。”2008年5月，南美12国签署《国家共同体宪章》，加快了南美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同年12月，古巴被吸收加入里约集团，而美国则被拒于门外。里约集团成立于1986年12月，古巴加入后，该集团已扩展到21个正式成员国和一个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2009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宣布废除该组织在1962年通过的驱逐古巴的决议，标志着美国长期以来孤立古巴政策的彻底失败。

还在2008年4月时，查韦斯便当众戏称，既然有北大西洋公约，为什么不能有南大西洋公约呢？这固然像开玩笑，但确也反映了南美人民防务自主的愿望。果然，2009年3月10日，由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12国组成的南美防务委员会便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协调成员国的防务合作、军事训练和装备等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每年将召开一次常规会议，由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出席。同年9月，巴西和法国达成金额多达120亿美元的一笔军火交易，巴西据此将从法国购进包括潜艇、“阵风”战斗机在内的大批军火，表明巴西在武器装备上急欲摆脱美国的控制。

2010年2月22~23日，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32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及代表在墨西哥的坎昆开会，商讨建立一个新的、不包括美国及加拿大在内的地区联盟。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力量认为，拉美应该“彻底从美国干涉中独立出来”。卢拉等温和左翼则指出，美洲国家组织中美国和加拿大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该组织事实上已成为两国发言的工具。因此所有与会的左翼力量代表都认为需要有一个由拉美国家组成的组织，全世界都需要听到拉美的声音。会议最后通过了《坎昆宣言》，一致同意成立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它将和美洲国家组织一起，在区域性和国际重大问题中发挥作用。

历经200年的风风雨雨，拉美人民克服种种险阻，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拐点，今后可与文明世界同步，一起奔向光明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1] 福斯特. 美洲政治史纲. 莫斯科：外国文献出版社，1953：327.
- [2] 希门尼斯. 美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敌人. 莫斯科：社会经济出版社，1962：93、95、96.
- [3] 社会科学报，2010.2.4.
- [4] 舍洛克. 西印度群岛历史新编. 伦敦：1973：214.
- [5] 艾·巴·托马斯. 拉丁美洲史（第2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1101、1102、1107.
- [6] 南风窗，2004.5.1/上：76.
- [7] 新民晚报，1995.5.5.
- [8] 新闻晚报，2005.4.20.
- [9] 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2）.